1 3
1899
49

門 イ 3
1899
卷 49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榻

近地 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獨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釋名）

懸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謝承書）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詣一榻去則懸之（上）

獨榻 簡雍性簡傲佚蕩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爲屈蜀志）

昭和 年
九月十五日 購求

合榻 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吳志）

常坐木榻 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皇甫謐高士傳）

連榻坐客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連榻于稚舒後至日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郭子）

方榻 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宋書）

引見獨榻 顏延之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上）

連榻一榻 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初仕宋爲王府參軍常指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三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上

別施榻 孔休源字慶緒博學爲晉王府長史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不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齊書）

見榻哽塞 元順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撤之（魏書）

不置連榻 臨汝侯猷爲益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燈

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僭還都以憂愧成疾卒梁書

側置 玄宗命太常韋絢讀時令每月一篇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置面案令韋絢坐而讀之唐書

政堂置榻 李峴爲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峴至叱左右去榻上

懸石 修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列仙傳 魏志

胡床

好胡床 靈帝好胡床董卓擁胡兵之應也風俗通

掛杜 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

僧坐胡床 張景眞僧侈武帝拜陵還景眞白服乘輿而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齊書

天晉胡床 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此領軍府疊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縗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梁書

掛裝胡床 武城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掛裝胡床於獻屋壁武城平生之所御者也北齊書

床上常設 侯景既篡時着白紗帽而上披責抱頭插象牙梳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着韈垂脚坐梁書

卧具

矻卧具 扶風蘇不違父爲司隸李暠所遷司農不違穿府北垣徑上廳事矻暠卧具暠一宿數還 風俗通

奇温 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覬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痛凱亦爲之成傷 宋書

割半 謝朓嘗行還過候江革時天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枕覺不倦朓嗟嘆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毡與革充卧具而去 齊書

憎物色 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宅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奢拳擊之傷口而去 上

囊

囊囊 囊謂橐也橐車上大囊也 說文

掩囊 自關而西食囊謂之掩囊 方言

曰囊 哀公曰齊景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囊而至開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拜稽首自是往殺舍 公羊傳

五穀囊 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以此爲 王肅喪服要記

鴈鶩 吳王殺申胥盛以鴈鶩而投之於江 國語

韜脫 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定從約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無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也平原乃許與偕 春秋後語

囊盛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西京雜記

錦囊 帝見王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曰此吾眞形圖也 漢武內傳

書囊爲帷 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東方朔傳

持囊簪筆 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

赤白囊 邴吉馭吏習知邊塞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知虜入雲中代郡遮歸府見吉白狀上

綠囊報書 成帝許美人乳詔使婢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九三送美人當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美人以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上

移載囊橐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傳王陽能作黃金上

縑囊盛土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壅谷永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域東觀漢記

布被囊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堁之物足富十世而張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漢書

緋囊楊璇爲零陵太守以緋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欠燒布布燒馬驚奔賊陣上

紕囊范滂被詰受紕賄賄滂曰會爲北部督郵汝乃今有紕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賄賄眞六十耳汝南孝賢傳

縑囊撲殺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怒收根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後漢

裹足而戰馬超爲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典略

韋囊自隨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嘗以一韋囊自隨有上言者收辭囊中還宮乃省之魏略

盛沙塞江步騭表言北降王潛筭說北箱部伍圖以東

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諸葛恪云每讀隲表輒獨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囊塞理乎

吳錄

囊入棗郎 棗嵩用事於王浚時人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

王隱晉書

囊兒投外 孫恩敗以囊簏盛嬰兒投之於外而告之曰

晉中興書

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

青囊書 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曉其術

晉書

囊燋貽母 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後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燋以貽母

宋書

遺囊付主 張虔威書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認悉以付之

隋書

紫羅囊 謝玄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戲賭得卽燒之

世說

賭囊珍玩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胤好賭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

語林

錦囊 石崇廁內兩婢錦囊是籌也

上

霍囊 何承天顏延年俱爲郎何問顏曰霍囊是何物顏

答曰此當復何解耶藿囊將是卿俗說

貲錦送吏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得遺裝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明送詣吏益部耆舊傳

遺囊嚴碎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爲凶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挺炭意甚秘之年八十病篤語子弟云吾齒老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死異苑

囊香漬水石虎爲俗臺皆用瑜石琉玦爲隄岸或以虎魄中渠爲餅灼夏則自渠水以內池池中皆紗穀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裏拾遺錄

揜囊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揜囊莊子

篋

饋羹篋錦叔鮪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鮪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昭十三

謗書一篋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

惟有書篋胡質爲荆刺史史及囊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魏志

文史溢篋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有文史溢于几篋晉書

扇

五明扇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也古今注

雉尾扇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卽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求無常准諸王皆得用之上

鶴翅爲扇 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鵠皆脫易毛羽聚鵠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反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

冷然自涼 拾遺記

羽扇麾軍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語林

扇部面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鄣面不得住後渡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世說

紗扇 温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擬上

雪讚畫扇 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卽潔成暉桓胤遂以書扇上

搖扇助風 胡母彦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爾時三伏中傍搖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彦國復何爲自貽

伊戚語林

毛扇故物 庾翼爲荆州都督毛扇上成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桓梁雲搆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廣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上

畫不點精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稽元而都不點眼精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精便語世說

羽扇畫水 吳猛好道術常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橫流直過不用舟檝續搜神記

夢扇別芾 高平擅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夢見宗云方求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覺於屏風間得扇

上皆如蜘蛛網絡異苑

蓋

覆蓋 蓋在上覆蓋人也釋名

繖蓋 張帛避雨謂之繖蓋通俗文

華蓋 華蓋皇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而作華蓋崔豹古今注

曲蓋 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睥睨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上

直蓋 齊侯伐晉夷儀倣無好死於雷下齊侯謂夷儀人

曰得儁無好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禋之與之犀軒直蓋左定下

不張蓋 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記

御蓋 夫子適郰郰子遇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孔叢子

持蓋 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家語

奉蓋 上官桀少時爲羽林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之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焉漢書

翳霜 吳起與秦人戰僕嗽之蓋足以蔽霜露尉繚子

賜車蓋 黃霸爲揚州刺史三年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漢書

登仙 或言皇帝時建華蓋以登仙王莽乃造華蓋高八丈一尺皆全璪羽葆載以秘机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呼登仙王莽傳

五彩華蓋 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續漢書

門不容蓋 光武東巡時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御史延救之乃止後漢書

以御蓋覆 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吳志

以蓋自覆 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舡時雨甚權以

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覆也上

青蓋 賀齊爲將性奢綺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弓弩矢箭咸取上材上

綴樹底 徐干木年少時常夜夢見鳥從天上飛銜織樹其廷中如此凡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織遂以惡終俗語

風飛輗蓋 桓玄遊於水南飄風飛其輗蓋後義兵起遂敗晉安帝記

貫絲弄織 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立公事每單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弃華織而不御宋元嘉十年起居注

飛雀蓋 訶羅國奉孔雀蓋一其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

風飄儀織 始安王遥光傳江祐被誅東昏王遥光入殿告以祐罪遥光懼還省便佯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風飄儀織出城外遥光遂敗齊書

羽儀自標 殷孝祖與賊合戰每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南史

望拿看面 王籍爲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懌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梁書

連荷夾傘 湖坡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青衣戴

傘呼初初疑而待顧婦自投波中是太著獺衣傘皆是
蓮荷搜神記

敝乃裹葉 義熙中烏傷小吏見女子戴青傘姿容綽步遂要之女至多電光乃是大狸抽尾而撒其織乃枯荷葉耳異苑

鍊羽蓋 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鍊羽蓋雙明珠眞人王君傳

紫雲蓋 紫陽山人周義山子遁今會仙人在金屋銅門之內以紫雲爲蓋眞人周君傳

屏風

障風 屏風以屏障風也扆在後所依倚也釋名

扆 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三禮圖

待吏記語 孟嘗君每侍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王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春秋後語

擊衣走免 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讎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擊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擊衣而走得免三秦記

睡觸屏風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爲御史大夫子咸宁子康耳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訊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誡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着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廼不復

言漢書

幄坐畫屏 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過臨侯伯伯乃再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則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謔大雅所以留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載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

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上

設屏風 成帝省臧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某所必繩妾以詔書矣上

畫屏 王莽常翳雲母屏風上

圖畫列女 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主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

諺矣東觀漢記

置屏分隔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謝承後漢書

補壞 曹公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 魏書

素屏風 曹公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風 魏志

竹屏 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晉書

屏中製檄 何毋忌母斜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於屏風中製檄文毋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雖雪矣 續晉陽秋

妃妾排屏 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宋書

茶屑排屏 王琨險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菜之屬並排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上

銀泥漆屏 元嘉中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作綠沉銀泥漆屏風二十三床請以事免朗官 宋起居注

白字輒改 明帝性多忌諱禁制廻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之 王琰宋春秋

排屏壓背 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告景曜商畧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柵福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不輟亦不顧視齊書

古玉屏皇太子在雍有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賜屏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名賜屏風帷帳俱同上

屈曲蔽風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南史

列女裝屏太宗引虞世南爲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唐書

賜屏靈座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於靈座上著書寫屏憲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屏風以示宰相上

白瑠璃帝起神臺其上扉屏風悉以白瑠璃作之光洞澈也漢武舊事

青甲上起神明臺上有金床象席雜玉爲龜甲屏風郭子橫洞冥記

紫瑠璃董偃嘗臥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靈麻之燭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惟見燈明以言無碍乃於屏風外扇偃偃曰王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碍矣拾遺錄

石屏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西京雜記

雲母屏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七尺屏　漢江都王建勁健嘗跳越七尺屏風上

刻鏤屏　風何敞爲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三輔決錄）

有客立後　杜陵蕭彪字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京兆舊事）

瑠璃屏　孫亮作瑠璃屏風甚薄而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若無隔惟香氣通於外耳（拾遺錄）

鏤瑞應圖　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古今注

瑠璃屏　滿奮字武秋體嬴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奮云北窓瑠璃屏風實觀似踈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時魏明帝座（語林）

閉屏風　荀介子爲刺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爲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余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俗說）

床前叩屏　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晏起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風呼方起（上）

列女畫屏　臣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

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晝之於屏風

四堵劉向七畧別傳

步障

青綾步障 王疑之妻謝氏有才辨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調理將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鐵步障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玄度弟欽迓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美之玄度爲之解紛諸人不能犯境劉貞長嘆曰玄度爲弟婚施千里鐵步障語林

步障繞 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臭王曰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上

錦步障 石虎爲洛臺列鳳文錦步障榮蔽於浴所拾遺記

步障圍繞 江夏王寶玄與崔惠景叛景敗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圍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齊書

張幕施障 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北齊書

承塵

施上塵土 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釋名

投金塵上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能

獲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
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
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漢書）

上有神語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
能語京師詔書若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
啖欲得羊肝買羊肝于前切之腐隨刀不見盡兩羊肝
有一老狸耽耽在案前持刀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
自舉着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
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復先語伯祖云某月
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在承塵上
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
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敬
去遂無聲（搜神記）

去毛置塵 傳信事母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鷄鴨去毛
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語林）

塵尾

王衍塵尾 王衍夷甫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塵
尾與手同色（晉書）

確床呼坐 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塵尾確床呼何共坐
曰此君子坐也（郭子）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
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墮落滿飯中賓主
遂至暮忘飡也（上）

懸帳 王丞相嘗懸一麈尾着帳中及殷中軍來乃取之曰今當遺汝 世說

勒置於壁 石勒僞事王浚浚遺勒麈尾勒爲不執置之於壁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陽秋

麈尾轉視 王長史病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置柩中因痛哭 郭子

麈尾確機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折文句直以麈尾柄確機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 世說

過麈 康法迅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麈何以得在咨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語林

異物 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同郡道士陸修靜以白旄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又融臨卒遺令建白旄無旄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復魂 宋書

撫麈尾 張敷好讀玄言善屬文論弱冠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嘆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上

捉四十載 周顒音辭辨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見重如此 齊書

況重席 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中講說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道達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焉梁書

松枝可代 張譏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妾時造王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詔從臣坐於西寺西南松下勑譏講議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以代麈尾陳書

如意

琥珀 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輸入織室夫人容熊少傳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慼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琥珀如意撫按則折嘆曰此神女也遂納之拾遺記

水精 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上

白玉 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璃虎如蠅蟬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吳大帝以問綜綜答曰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鑿諸山岡起處輒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胡綜別傳

珊瑚 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石季倫本事

如意帖之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公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既讀殷笑不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世說

指四坐 謝萬北征嘗以笑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呼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於是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之 上

鐵如意 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七株愷悵然自失 語林

爲角 太原鄧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爲南康太守盧循反自廣州長民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至大辟夜夢見一神人以爲角如意與之既覺便在其頭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它後從入關因以自隨忽失所在 異苑

爲搘代仗 蒼梧欲害高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搘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仗 齊書

竹根 明僧紹字烝烈平原聶人也隱長廣郡勞山詔徵爲正員外稱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

蕭子顯齊書

金如意 席闡文武帝將起兵闡文勸蕭諶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梁書

白角 韋獻拒魏於邵陽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上

犀如意 殷鈞字季和武帝與鈞父獻有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公主驕淫險雪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先入滿壁為殷獻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上

擊席 李膺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又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上

高如意 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寶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後魏書

玉如意 廣陵王羽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王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心焉

節如意 恩旨賜臣犀縷竹節如意自所未覩劉義慶啓事

拂

旄牛尾拂　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妬秦嘉婦與嘉書

麻繩細拂　武帝泰康四年有司奏先帝舊物麻繩爲細拂以明儉約晉書

麻繩拂　孝成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壁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床頭有土障陰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覬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宋書

塵尾繩拂　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誡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繩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齊書

白旄拂　太子有白旄拂二東宮舊事

香爐

被中爐　長安巧工丁諼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褥被故取被褥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西京雜記

厠置香爐　劉季和性愛香上厠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眞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色襄陽記

筮博山爐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閭閻風至時發青烟此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卽得之集異記

夢爐有娠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天子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南史

嫁女銅爐 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選令史龍向臣說亦歎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上

覆爐灰 江泌爲南康王子琳待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志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後子琳被害 齊書

爐喙 侯景卽位景床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

東軍下之徵 梁書

鏤香爐 石虎冬月爲複帳四角安純金鏤香爐 鞮中記

梳篦

櫛 櫛梳枇摠名也 說文梳言其齒疏也篦言其細相比也 釋名

侍執巾櫛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左傳中

昧爽櫛梳 季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當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春尼之春秋

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續漢書

以梳爲枇 徐季龍取十三種物着大篋中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鷄子後道蚕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耳 魏志

渡溪墮櫛 臨賀興安縣東邊有平石其上有櫛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墜櫛於此 盛弘之荆州記

解憂 夢梳枇爲憂解也 虽盡去百病愈也 瞿曇書

刷

荔草 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說文

理髮 所以理髮謂之刷 適俗文

帥髮上從 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釋名

鑷

攝髮 鑷攝也攝取髮也 釋名

披減鬚髮謂之鑷 通俗文

射卷縣令施安上懷鑷 兩岐洞林

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鏡物有光銅 沈約宋書

鑷魚 鑷魚長七寸頭如鑷 臨海水土記

擲鏡鑷 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爲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鑷

步搖

垂珠 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則搖

也釋名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宋王風賦

黃金爲山后八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續漢書輿服志

訛爲慕容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比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晉書

金作相樸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着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江表傳

黃金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西京雜記

禁物步搖蔽髻皆爲禁物晉令

手巾

潤以拭淚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大感親自以手巾拭閎淚漢名臣奏

不宜借人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英雄記

手巾拭面孫權尅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涕泣交橫權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江表傳

手巾插腰王戎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內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論

手巾爲信鬱州道祭酒徐誕常以治席爲事有吳人姓夏侯來師誕忽暴疾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

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師寄手巾爲信誕得

紫巾 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答以白手巾（名山畧記　志怪）

絮巾

着巾賣餅 趙岐避難至北海着絮巾市中賣餅（魏畧）

冬月絮巾 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紫絮綸巾鄴中記

賈

賈櫝還珠 楚人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縝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珠未可謂善鬻珠也（韓子）

賈櫝也匣也（說文）

櫝祭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二龍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布幣陳策而告之龍亡而櫝在櫝而藏之（國語）

玉櫝 燕人歸燕姬以瑶甕王櫝（左昭七）

賈鳴清悲 甘卓家金匱鳴聲似搥鏡清而悲師言金匱將離是以悲鳴尋而卓下將軍周慮等承望敦意害卓（王隱晉書）

開孔受物 王休下劣闒茸不能如叔文有大志唯務金帛寶玩爲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唐書）

廚

瓊廚 郭況家富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窟拾遺錄

廚床食宿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性方正曉知星歷風角爲情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獨居道側以塼爲障施一廚床食宿其中 魏略

母厨盛薪 收范曄家樂器服玩皆稱麗奴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 沈約宋書

鉏厨 衡陽王鈞母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以鉏厨子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鰓咽見者皆爲之悲 齊書

書厨 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能擇學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上

須劉領軍 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一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 南史

熨斗

火斗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爛手 紂欲重刑乃先作太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勝爛手與妲己爲戲笑 帝王世紀

柄熱 韓康伯年數歲母殷氏時大寒母方爲作袴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 晉書

着火柄熱 張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柄亦熱 別傳

慰安天下 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慮其爲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隋書

炮烙始 糟丘生於象著炮烙始於熨斗 淮南子

澡盤

恒鳴 中朝有人畜銅藻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錯鑪之乃止 異苑

澡灌 惠帝征伐成都軍敗帝渴帳下賫五升銅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 四王起事

自奉澡灌 劉悛少與齊武欸好帝常至悛宅晝夜茶湯自奉金藻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如此 齊書

佛澡灌 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水羅勒色碧玉班白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西域諸國志

伏虎

轂器 王府掌王燕衣服凡褻器 周禮天官

飲器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春秋後語

兇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 史記

執虎子 蘇則爲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

子始蘇則同隱吉茂後見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魏書）

吹作角聲 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其家能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思乃延道士逐之酒饌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請諸神魅乃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頃刻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錄異傳）

箱

金箱 武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曰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純以箱笈書奉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殯斂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合如故（吳傳）

鏡

作鏡 鏡景也有光景也（釋名）鑒謂之鏡（廣雅）尹壽作鏡（拾遺記）

鏡銘 武王踐祚鏡之銘也曰見爾前必慮爾後（周禮）

坐鏡 桀失玉鏡用其噬虎（尚書帝命期）鄭玄注曰鏡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

火齊鏡 周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物如晝人向鏡中則響應之（拾遺錄）

如石鏡 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上

池泥鍊鏡 方丈山池泥百鍊成金鏡色青可照魑魅上石作鏡武都丈夫化爲二女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

故葬於武都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蜀王本紀

金鏡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尚書考靈耀金鏡喻明道也始皇不韋子言亂眞也

方鏡 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卽腸胃五臟歷然無碍人有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卽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西京雜記

身毒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入珠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每持

此鏡感咽移辰帝崩鏡不知所在上

十螢石精 郭舍人曰四珠籀文章皆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爲上客東方朔曰此玉之螢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見知情此名爲鏡漢書

照鏡撲地 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惇惡之每照鏡恚發輒撲鏡着地魏略

撲地 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蜀志

扳鏡灌母 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扳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勝沈約宋書

照鏡無頭 殷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面旬日而戮 上 甘卓將破誅引鏡不見其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遺鏡慕容垂攻鄴符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遺謝玄青銅鏡黃金寃轉繩等以爲之信 上

背三公字綦母瓊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齊書

心如照鏡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照 上

奉鏡獻誠王珍國武帝起兵東昏照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及入城密遣郤纂奉明鏡獻誠於梁帝帝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 梁書

夢懷鏡到溉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 上

被磨益明文帝委任高頻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頻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頻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書

方鏡太宰謂羣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令魏徵殂猶一鏡亡矣 唐書

火鏡陽符一名陽燧一名陰燧取火於石陰符一名陰燧取火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魏名臣高堂隆奏

不將不迎 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莊子

耀明 心善知人者如明鏡自知者如淵蚌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符子

正髭眉 古人知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正髭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韓子

士人鏡明 萬乘之主人之阿也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惟士人乎鏡明已也士明已也夫 呂氏春秋

執以玄錫 明鏡之始朦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之以白黈則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淮南子

照形承食 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上

坐見四隣 高懸大鏡坐見四隣上

四規鏡 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在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抱朴子

入山懸背 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炫人於鏡中亦能易其眞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於背者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人好神者鏡中故如人形上

疲於屢照 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

習車武子欲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世說）

磨鏡自給 楊眞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之磨鏡（益部耆舊傳）

會葬磨鏡 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致賫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海內士品）

青金鏡 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年中秖國獻此鏡照見魑魅百鬼不能隱形（洞冥記）

引鏡爲刀 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神仙傳）引鏡見傷孫策既殺于吉每獨自髣髴見在其左右引鏡自照見在鏡中因掊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左右皆曰策爲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白面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因推几大叫瘡裂而卒（搜神記）

燒轅擬鏡 文獻會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翼盛水置床帳二角名曰鏡耗以厭之某時撤翼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翼中翼口數寸鏡火尺餘王公後令筮鏡翼之意璞云撤翼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此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轅以擬鏡立出（續搜神記）

鏡照犀犬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

十許男女各雜衣或白或黑輒來爲害鄧伯夷者過宿於此獨坐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因共蒲圍以燭燒之衣毛乃燋伯夷懷刀殺一人中之遂死成犬余悉走去上

鑄鏡爲鵲 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自此始也神異經

鑒形 頃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藻世所希世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答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明鏡鑒形當待君至秦嘉與婦徐淑書

照不見頭 蒼梧太守其巨據城邑不恭王命孫權劉陽隲爲交州喻巨巨照鏡不見其頭隲因入斬之晉權勢

虎初衣衮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恠怖不敢稱帝乃自貶爲王魏傳梁河東王譽昭明子也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爲元帝所殺南史太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宣室志

獻銅鏡屏 隋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獻銅鏡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河洛記

日蝕亦昏 蘇威有鏡殊精好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鏡亦半

香如之於是始寶藏之[illegible]句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其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

隋唐嘉話

紫珍 隋御史王度家有寶鏡云是蘇綽家舊物也大業中有胡僧之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又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雖藏泥中不晦矣蒲陝間疫甚度令小史張龍駒特鏡照之諸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並愈其夜龍駒夢一人朱冠紫服曰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上

方丈鏡 唐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

會稽

老君鏡 天寶中陳仲躬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好溺水一日有敬元韻請謁餙鉛粉衣緋綠衣曰此井有遺器請命匠淘之仲躬命匠大井獲古銅鏡夜見元韻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觀中爲許敬宗所墮其鏡背科斗書云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博異志

水心鏡 天寶中揚州進水小鏡青瑩燿目背有盤龍勢如生動鼻如明月珠焉先是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曰玄冥至鏡所云老人解造眞龍令玄冥入鑪所局閉戶牖三日開戶俱失所在鏡匠呂暉移鑪置船以五月五日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祈鏡龍

凝陰殿須臾雲氣散布甘雨大洞（異聞集）

鑒物如水葉法善有一鉄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必以藥療之竟至痊瘥（天寶遺事）

仁壽字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子於巖之畔仁壽之字昭然可見（文苑英華序）

造鏡殿少府監裴匪舒爲高宗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通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鑑）

楊妃故物張芸叟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後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畧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聖淑字若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姑置誕節名千秋藩鎮進鏡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畫墁錄）

鏡影相字宋璟未第時因于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天寶遺事）

金背鏡高季輔兼吏部侍郎凡所詮叙時稱允當太宗賞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舊唐）

見朱衣吏長興于相琮與舉人裴丘善丘有一古鏡嘗所寶者琮布素時曾一照之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卒亦墜矣（玉泉子）

鵝腹白鏡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

江濱有光若錢星焉乃令人往觀之至其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命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皆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小說舊聞）

光浮于波 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于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榮脉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于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松窗録）

飛精 長安任仲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識者云三代物後有八字乃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後仲宣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之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函視篋已失所在（龍城録）

神物 王宗受建之族子得一古鏡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然還我宗受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小兒傳辟谷吐納之術（外史）

照二百里 呂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

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歸田錄）

明徹鑒人 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大小二徑六七寸明徹驚人非他鑑比其背郭皆有字可讀大爲小篆小爲正隸附篆爲流水美藻茂林叢竹又爲孤陵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逍遥其間附麗亦爲雜花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美蓉匣翡翠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煉形巧治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綉幌俱含影中（宋朝類苑）

照見前途 嘉祐中有吳僧特一寶鑑云齋戒照之見前途吉凶沈括伯兄爲京寺丞衣緑往照之鑑不甚分明髣髴見人衣緋而坐不數月以英宗覃恩果賜緋後甚僧至京師茶景繁爲御史嘗照之見着貂蟬甚喜不旬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筆（談）

照千里外 安陸石巖村耕夫得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塵（史）

照數十里 何遠字楚言幼隨父宦河朔有一人持古鏡謂之云可照數十里因試之郊外鏡中隱隱如飛蟬不絶詢之乃二十里開河擲土土空中也（南墅閒談）

背鑄冤形 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

徑尺餘去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兎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兎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墨客揮犀）

軒轅鏡 李士寧道人逢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李曾爲蔡君謨正首骨出入張方平門下蓋異人也（李肇安石詩註）

寶鏡金輪 盧彥緒曾於壙中得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廣異記　異墓詳）

光照室寢 孟蜀時軍校張敵得一古鏡模濶尺餘光照室寢處不施燈燭將求磨滌之有貧士見而嘆禮曰久知寶在蜀中一見足矣然此鏡不及當亦歸耳敵益珍藏自得鏡無疾病（撫牧閑談）

仙銅傳 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餚爲鬢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動業頻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仍自號勳叟收古今善鏡與衣賞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聚樂飲各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日曰鏡杜希默又集載集凡言鏡者成二十卷號仙銅傳云（清異錄）

照人微小 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佩他筆記

喜歡幄 楊愼矜愼餘愼名皆僅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于時愼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幄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舊唐

辭鏡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召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着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新語

磨鏡取資 海內王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摩鏡且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還 藝文 秘閣閑談

照面一眼 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江心鏡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心鑄也或言無百鍊者六七十鍊則止易破難對往往有鳴者 國史補

火齊鏡 周靈王起昆陽臺單胥國獻火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

不知所之 拾遺記

鑒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 荀悦申鑒

銘 古鏡銘云仙山並照知水齊名花朝艷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 瑞鸞舞儛雙情精 傳聞仁壽始驗銷兵五月五日 東觀餘論

鏡臺

王鏡臺 温嶠爲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嶠從姑劉氏有女美嶠有意自媒數日乃下玉鏡臺姑喜既婚交禮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小也 世說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戸戸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鑰才下一關三十六戸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戸前 三國典史

銅鏡臺 元嘉中韋朗爲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御史中丞劉禎請以事追免朗官 宋起居注

釵

因形釵枝也因形名之也爵釵頭施爵也 釋名

神女玉釵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宮中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旦視匣中唯見白燕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玉鸞釵言其吉祥 洞冥記

化寶簪釵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人時見出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續漢書

拭血拂創漢獻帝爲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綉綖拭血刮王釵以拂於創應手則愈拾遺記

龍鸞釵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能勝況龍鸞之重乎上

鳳冠釵石季倫愛婢翔風別玉聲金色爲倒龍之佩營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凰之扶結綉繞檻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上

辟寒釵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大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上

蟠龍釵蟠龍釵梁冀婦所制崔豹古今注

冒恩掾釵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季瑁義熙中遭事在都婦過廟乞恩掾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解異苑

魚釵潯陽桑軍亭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淪沒誠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桑軍答曰何以爲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桑軍明旦覓果見一毀墳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桑軍行至

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墮忽轉正得無恙也（幽明録）

金釵置戶 吳人夢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一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白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録異傳）

釵夜墮靴 頭上着釵夜卧墮靴履中者婦人與外夫殺之也（神仙占）

駭鷄剥駭鷄以爲釵駭鷄犀也（黄香九宮賦）

金雀釵頭戴金雀釵腰佩琅玕（陳司馬美女篇）

合歡釵 頭戴合歡釵（魏陳思王美女篇）

寶釵千金 今致寶釵一雙價值千金可以輝首淑答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秦嘉與婦淑書）

瑞耳

耳珠 耳珠曰瑞（風俗通）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説文）瑱鎮也懸瑞耳旁不欲使人妄聽目鎮重也（釋名）

天知玉珥 武王馳紂商師大崩帝辛登稟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身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周書）

充耳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注云瑱充耳也易懷藏也（昭六）

十美其一 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爲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立之（韓子）

掩耳 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噎耳後有遺簪此可飲八斗而醉二參史記

七美珥 齊王夫人有七美珥戰國策

脫簪珥 武帝譴責鉤戈夫人脫簪珥叩頭史記

合浦圓珠 趙飛鸞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西京

遷一下太后 唯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綉珠玉器皆黑漆

太祖嘗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詐故取其中者魏書

孝耳附珠 淹愼時在坐朝諸葛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吳志注

釧

環臂 環臂謂之釧通俗文

鈕鐲 延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持一雙金鐲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鏤鐲鏤鐲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鐲開棺視夫人臂果無復有鏤鐲焉祖台之志怪

脫以與主 樂安章沉病死未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一雙託兄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譏接女云家在吳姓徐

名秋英沉後尋問遂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沉 類異記

金釵易書 交河王麴崇裕兄昭少好學嘗有醫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唯噬中有金釵數枚既而嘆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手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位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唐書

指環

刑取其環 紂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春秋繁露

令取玉環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美玉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乃隣人李氏東墻桑樹中探得之李氏見驚曰余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之子卽羊祜前身也 晉書

金環不惜 傳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解暢衣取其金環與左右暢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上

贈以金環 武丁貴嬪武帝鎭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濵五彩如龍丁有女子髾繞龍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梁書

帝金指環 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常着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 後魏書

百鍊照指 戚姬以百鍊金爲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

侍兒 西京雜記

金環落墓 劉寵喪母時危亂墳墓發傷寵乃矯母令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益都者舊傳

櫰還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掛石櫰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櫰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乎權乃翻其名爲櫰還臺也 拾遺錄

寄指環 王諶琅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因於衣食歲暮諶見形謂婦曰卿困之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諶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自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隻 集靈記

塚寄指環 沛郡秦拊義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失路遠見火光投之屋有小女因寄宿曉臨別女以指環與拊拊去廻顧乃是塚焉 甄異傳

并

係冠簪 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 釋名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 三禮圖

有妾欲并 司馬期欲以妾爲內子訪於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并之倚相止之 國語

杖折委并 范文字幕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并 上

磨并 趙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襄子併代殺王平其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爲磨笄山 春秋後語

粉

研米使散 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莖粉莖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頰上也 釋名

造粉 墨子曰禹造粉

燒鉛 紂燒鉛錫作粉

傳粉 惠帝侍中皆傳脂粉 漢書

胡粉飾貌 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心 續漢書

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書

自傳 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天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傳科頭胡舞擊劒誦小說顧謂淳曰邯鄲生何如也 魏略

脂面 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盖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盖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韓子

粉水 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皓曜鮮芳嘗貢京師名爲粉水 華陽國志

梦粉 婦人夢粉飾爲懷妊 夢書

和椒塗壁 石崇以胡粉和椒塗壁白椒房

黛

畫眉 黛作螓畫眉也 說文 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 釋名

點黛 染青石謂之點黛 通俗文

不施 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後漢書

青雀頭 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宋起居注

脂澤

香澤 香澤者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之也脣脂以丹作之象脣赤也 釋名 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 世說

敗脂 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漢書

處不能閨 孔奮爲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以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上

典櫛 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骨沐 北史后妃傳

燕脂

藍蔾去汁 作燕脂取藍蔾擣以水洮去黃汁作小餅如手掌着溫草臥一宿便陰乾欲用燕脂以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洮去黃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博物志

焉支山 祁連山焉支山能畜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河西舊事

紅藍 燕支葉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

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古今注

染緋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

名妻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注面 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釋名

施華的 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之結羽鈆

點雙的 珥明璫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傳玄鏡賦

巾箱

箱中書 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眞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來求今當付之漢武內傳

名應入巾 元兒劭弢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天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宋書

五經置箱 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便於檢閱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自此始也齊書

神入箱中 威法濟者義興人其兒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床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內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盖覆之於是便聞箱中動搖卽以衣傳之可五升米重而病愈 世說

箱中皷角 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巾箱中有皷吹鞞角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異苑

笥

飯衣器 簞笥飯及衣之器也 說文

奪母餅 上問第五倫卿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 東觀漢記

簡冊兩用 上聞王良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一笥麥飴兔肩上

一笥飯 世祖微時繫南鳴市獄市吏以一笥飯與之 續漢

琥珀笥 宣帝以琥珀笥盛身毒寶鏡 西京雜記

蒂芥方笥 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蒂芥方笥爲粧具時有識者竊言蒂芥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蒂笥中斯爲驗矣 風俗通

笈

板作 板作笈驢上負也 說文

負書 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籍箱也 風俗記

喪貢薩 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死喪貢薩赴吊 謝承後漢書

貢薩尋師 表閎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羣書常貢薩尋師變易姓名 上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貢薩從師不遠萬里 上

到官貢薩 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爲琅琊相到官自貢薩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上

貢薩三輔 方儲字聖明薩到三輔無術不覽 上

貢薩遁去 郎宗貢薩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貢薩遁去 上

步行貢薩 李固父爲三公而固步行貢薩千里從師 本傳

璚交外編 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茭妙蘊般紫皇之文賜汝 漢武內傳

火籠

薰籠 南楚江沔之間謂籠謂之篝或謂之笅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薰籠是也 方言

大瓠爲籠 卞彬性飲酒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 齊書

火籠詩 臨賀五正德爲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諸嫡心常怏怏後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曰槇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氷朝 梁書

象牙 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

綾文 西京雜記

錦

錦里 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釋名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丹陽記 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處號錦里城墉猶在 益州記

登高明光 織錦羅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鄴中記

手引結錦 周成王時有因祇之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拾遺記

重錦 衛遷于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左閔

束錦 晉侯先歸功享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襄三

束錦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襄五

製錦 子皮欲使尹何爲宰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襄六

饋錦 晉合諸侯次於衛地叔駟求貨於衛瀉蓼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蓼蕭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 昭四

隰錦 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甫圃焉守者禦之乃與之錦而入上

緜錦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愛之 昭六

束錦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哀上

錦帷 孔子反衛夫人男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

者必見寡小君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典 畧

錦被 蔣欽字公奕爲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吳志

繒綿維舟 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

錦罽 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侈上

重錦 蜀遣使獻重錦十端環氏吳紀

錦挽車走 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江表傳

不可爲幬 袁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袁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幬晉書

織錦回文 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以寄滔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詞甚悽切上

衣以綾錦 召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下書澄衣以綾綿乘以雕輦上

賜袴褶 宋元兇邵將作難賜袁淑等袴褶又就主人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蕭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南史

割截都盡 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林寺渚夜

夢一人自稱張景暘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郎得割截都盡願見立遲謂餘尺既無用以遺君自邇淹文章蹔矣 齊書

獻錦 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王駿獻錦一疋 後魏書

千機織錦 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綿并造金銀器物 北史

樗蒲取錦 太祖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 後周書

賜瑞錦 王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製袞之曰朕以鄉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鄉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唐書

錦纏頭 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在僕射官晃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二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忝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爲之纏頭宴享加惠借以爲詞 上

軟錦瑞錦 大曆中代宗勑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粗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已敦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玉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侵

幣於時其來自久耗練縑之本資錦綺之奢異綵之綺文恣其誇竟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宣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琇背及太綱錦竭鑿六硬已上錦獨窠文沙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少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從禁斷上

宮錦 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上

文綺坐席 夏傑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太公六韜

鸞章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拾遺記

錦組 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 穆天子傳

衣錦侍前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說苑

紫錦衣囊 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

錦衣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因可得瞻睎不王母出以示之此五嶽之眞形圖也文秘禁豈汝穢質所宜佩王母卽命女宋靈寶更取一圖以與武帝靈寶採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漢武內傳

走龍錦 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郭子橫洞冥記

五色錦 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轡鏤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西京雜記

綺帳 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神仙傳

蒙錦被 陳元方遭文喪骨丘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目語林

錦表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仰錦 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集

溫熟錦 劉禪送臣溫熟錦五端張溫表

遺錦還主 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莫敢犯者有民社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華陽國志

纏帊線錦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鬠子帊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揚上夫人錦被夫人反卧之

錦帳 石崇錦步障四十里世說

買錦賣前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常在魏武帝

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元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只得姜還并獲使報神仙傳

熟錦 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有紫綈及小明光錦鄴中記

文錦 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氷蠶長七尺黑色有角有麟以雪霜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其質輕煖柔滑拾遺記

塩濯 夫攻玉以石治金以塩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潛夫論

衣錦夜行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乃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則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漢書

錦鳥 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綵文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異物志

濰漁 襄陽縣南有漁水北有濰水傳曰濰漁之間能文章故有鞮鞻藻餘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服御焉陳留風俗傳

登廟子 思子曰管仲饋錦也雖惡而登廟子產練紫也雖美而不尊家語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白也美而不尊淮南子

賜以宮錦　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貢重錦　裴胄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制貢重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

獻錦十五床　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十五床

錦裘　范君瑾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得之遺以錦裘

衣錦晝游　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

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錦　韋堅通漕成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錦

蜀錦　崔寧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及武爲劍南節度獻誠見款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

明霞錦　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進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酉陽

氷蠶絲錦　康老子嘗賣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氷蠶絲錦所織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唐樂府録

蜀錦爲飄　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汎九曲池曳繡爲飄詫曰要當稱是林沼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錦裘繡帽　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揮陣前

視錦繡　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魚油錦　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魚油故也

樣與前不同有錦衣隸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遣之 盧氏雜說

池底鋪錦文宗論德宗奢靡云問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建王宮詞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多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是也 李石開城録

賜瑞錦王方慶累遷廣州都督境内清畏議諸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采以著善政

文錦郭崇韜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賜瑞錦服東女眞王歛臂使大臣求請官號武后册拜左右玉鈐衛將軍賜瑞錦服

織錦新羅眞德襲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眞德織錦爲頌以獻

朝霞錦阿保機遣使者餅俚隨頃以朝霞錦聘梁 五代

毛錦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上

波斯錦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山林覆錦吳越錢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大食重錦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駝乃勝卽不可兼負乃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

繰絲美錦夫絲捨而不治則腐而棄使女工繰之以爲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尹子

繡

修然繡修也文修修然也釋名五綵備謂之繡冬官上

衣繡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臺帝王世記

繡衣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左閔公

被覆郭君乘青輪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檝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郭君舉繡被而覆之說苑

繡衣豹裘晉文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餙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上

衣必文繡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陳妾數百食必貟肉衣必文繡國語

綵紋繫麟孔子時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徵在乃以綵紋繫麟角而去拾遺記

唯不文繡文帝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繡以示敦朴史記

繡衣直指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武帝所制百官表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繡衣御史督三輔漢書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上

繡被霍光薨贈絮繡被百領上

白繡綺齊織作繡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白繡綺八

千疋上

繡被 李忠獨不掠財物上曰我欲賜之諸君無望乎取大驪馬及繡被以賜忠 東漢記

衣繡晝行 張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魏志

衣繡賜死 曹植妻衣繡太祖登高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世說

刺綉圖帛 吳王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爲久寶妾能刺綉作列國圖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於吳王時人謂之

針絕拾遺記

刺繡織錦 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襄邑織綿恒婦無不巧者因見而手押也 論衡

富者綺繡 古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縞氷錦 揚子法言

繡師 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綿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鮮冠利劍一歲典職則田宅併集 論衡

織練布帛 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及其加五采之功施針縷之飾則文章煥燿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色之功上

重繡掩明 吳王死辭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壁連組以幕吾目恐其不蔽卽復重羅綉三掩以爲掩明生不昭我身死不見我形吾何言哉吳越春秋

繡衣還婦 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襚以衣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縊而死物理論

漢龍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繖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別國洞冥記

絹

繭綿 繁縕鮮支穀絹也廣雅絹絇也其絲絇厚而疏也釋名

趣絹 後魏書曰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疋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爲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戶三疋綿三斤書爲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疎布當綿絹者縑一疋當絹六丈疎布一疋當絹一疋絹一疋當綿二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一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今任服後乃

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載絹往餉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謝承後漢書

持絹挽下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率衆來攻擊傕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使潛過曰先具舟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紛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

華嶠後漢書

貧困遺絹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上

輦絹忿取 賊來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孔舒元在窮記

太傅貢物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貢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掠畧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貢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

爲道路粮 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駈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故以爲汝粮耳 晉陽秋

絹以戲君 桓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泱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謝主簿習鑿齒曰今受貴自裁乞命爲摽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粮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温温笑曰君三十年著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上

代納還官 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代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上

貨絹買書 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太守于寶遣船餉之勑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般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晉中興書

絹足度歲 沈慶之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諧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歲果卒 宋書

絹被法 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將王廻素爲安

人所親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上

調絹賣子 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儼限峻人問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縣絹簿有所減上

餉絹嫌少 阮佃夫佞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上

絹繫牛角 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撫繫牛角放歸其家齊書

無絹衾衣 蕭赤斧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衾衣上

擲擣無褲 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擣無褲褻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褲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梁書

衣絹左遷 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疋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上

登舟無衣 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未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上

作曲賜絹 費昶善爲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加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工辭東帛之賜

實爲勸善可賜絹十疋上

販絹爲業　周石璵建康之屛隸也世以販絹爲業上

貢絹濟下　傳昭爲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實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上

納絹一疋　裴遂爲北康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遂從曰汝等不應耳吾又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上

傷腰損脚　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賄販肆聚斂上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五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尚書令任城王

登疾不起賜絹百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顚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張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北史

貢絹被劫　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賞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老母行哭而出云是以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後魏書

送去貢絹　楊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

成伯辭請受一千疋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珍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 上

小絹爲調 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潦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上

中的不書 孝昭帝賜百官射王諶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諶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 北齊

口銜手持 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 隋書

疋絹斗米 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疋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故人人自安皆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樂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唐書

試以財物 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案典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聞令史受餽絹一疋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刑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上

嫁女受財 高宗朝詔自今以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

陪門之財上

賜絹貳百 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録參軍彥芳絹二百疋衣笏一副并還先秦高祖太宗書詔及官告衣物等上

蕭嵓妻頓 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卧弊擅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後唐史

臧絹還主 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駘羊二百餘口者便勒將至洛得以爲粮至洛盧志啓以有藏絹倍還羊主四王起事

截裙贈離 清河崔基寓居清州朱氏女姿容絶倫崔傾懷招賢納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兩淚鳴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抽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爲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由以此絶矣言畢豁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忘然心痛夜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此女舊之餘兩疋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盼

剪斷復連 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剪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綿可練無異故體也搜神記

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述異記

掠絹呼取 范郤字孝悌少時曾省外家逢掠者駈其牛取衣服去郤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疋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先賢行狀

附絹遣去 王經字彥律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弃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世語

車裂笑受 范宣年八歲後園種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餘疋不肯受欲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視也范笑而受之上

織絹償債 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爲妻云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孝子傳

蠻不易價 趙柔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素絹二十疋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縉紳之流聞而敬服後魏書

車載賜絹 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奸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貲豹徵爲散騎

常侍百姓乞留馥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上

奉絹千餘李元忠去任歸李魚出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戎還經南趙郡以路便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年以食之遣奴爲道曰若逢賊便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上

鬼着絹巾吳先生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啓見一鬼着絹巾以是大臣將相其夜先生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也搜神記

縑

縑并絲縑也說文縑兼也其絲細緻兼於絹染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釋名

遺縑不受張渙少大志節量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渙惡卓爲人絕而不受續漢書

中自機杼王丹資性方潔疾惡豪种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東觀漢書

交道之難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今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上

遺縑追遺戴封常遇賊財物悉被畧奪唯餘縑七疋賊

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
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上

愁妻致縑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偉當從出無衣
其愁妻即爲致交縑得以爲衣上

餉縑不受孫謙濟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
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
受南史

妄語謝縑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
也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
伺之不能記也梁書

天中記四十九卷終